



# 台灣憲兵隊史

(下)

編者 台灣憲兵隊  
總監譯 王洛林

# 台灣憲兵隊史（下）

台灣憲兵隊 編著

王洛林 總監譯

# 台灣憲兵隊史（下）

編者 台灣憲兵隊  
張北、王琥生、鐵鷹、王偉、  
馬穎新、李書威、高洪、黃震鐘

總監譯 王洛林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596三號

通訊處 (一一六)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streview@ms47.hinet.net

電子信箱 文星圖書公司

港澳總經銷 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七四一八四號

地址 旺角城市中心一字樓一一〇五室

電話：(八五二) 二七八九一七三六・二七八九一〇一一

宜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二六六一七四五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七三三三六四三

排版所 二〇〇一年六月

印刷版 六〇〇元(平裝，上下兩册)

定價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劃撥帳號 ISBN 957-2040-03-0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 《三腳仔》

《台灣論》與皇民化批判

李壽林 編

特價：二〇〇元

「三腳仔」者，日據時代本省父老對為日本軍國主義殖民統治者跑腿幫凶的漢奸「狗腿子」之蔑稱也。這話很難聽的，還有同樣難聽的話，叫「四腳仔」，意思就是狗。蓋凡我台灣人漢民族只要是人類，都是憑兩腿走路的；說是「四腳仔」，那就意同畜生了。等而下之，狗的狗便叫「三腳仔」，其為不屑，無以復加矣！

使日本人小林善紀得以目中無人、如入無人之境地，以一副帝國主義殖民主的傲慢嘴臉，對台灣的歷史、政治、社會以及台灣人民的感情大放厥詞的原因，主要在背後有一批掌握了台灣的政權和金權的人物的「牽勾」撮合拉攏。這些人正是當年台灣人民口中的「三腳仔」，也是所謂的老「皇民」。

文學名家 陳映真 先生推介

# 《海隅微言集》

愛國學者毛鑄倫先生，以一歷史學者的眼光，抱著對民族的熱愛，思索著中國、兩岸的前途。並對美、日等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入侵分化留下春秋之筆，一切盡在《海隅微言集》。

《海隅微言集》是毛鑄倫先生集數十年來對各野心國家入侵釣魚台、蒙藏、香港及台灣的觀察研究而成。

全書厚達四百頁，特價台幣三百五十元

## 第八章 中部地區憲兵隊的活動

### 第一節 中部匪情概況及中村中尉戰死

距台中縣下的斗六街三里處有一座山，名叫大坪頂。山後一帶的巍峨山脈與生番地界接壤，斷崖絕壁，地勢十分險要，是所謂一夫當關萬夫難越的無比要隘。所以大坪頂山中自古以來就是土匪的巢穴，以前清國政府對此也常感棘手。因此，若不討匪徒歡心，良民的生命財為就難期安全。故而雲林附近的富豪們，如果不是匪徒們頤指氣使的同類，就處於一種向他們納稅的納稅人狀態。此種情況在日本佔領台灣以後亦持續了下來，因此中部地區的匪徒在此擁有難以預料的強固的根據地，絕非偶然。當時中部地區匪徒的為首者，在林圯埔和雲林附近有簡宜和柯鐵，在草鞋墩附近有洪秀清等。簡宜原是劉永福的部下。劉永福逃到對岸以後，簡宜就跑到大坪頂的山寨，蟠踞在那裡，號稱九千歲爺。柯鐵以下自稱十七大王的一幫匪徒擁戴簡宜為魁首。柯鐵夙有燕頸虎頭之名，年輕力壯，驍勇無雙，能用兵打仗。

他的父、祖都是世代的匪首，在雲林一帶，頗肆淫威。他把所蟠踞的山寨所在地的大坪頂改稱鐵國山，充分顯示他們是一夥不逞之徒。簡宜來了之後，逆焰益熾，呈現一種大風助火之勢。明治二十九（一八九六）年四月第二師團換防，第四師團接防。兩個月以後古市大尉從雲林撤防，柯鐵認為機會已到，就在同年六月十四日，共推簡宜為首領，把附近的匪徒召集到大坪頂，以三牲祭天，僭號天運元年，右邊樹起「禱捷上帝」的旗幟，左邊樹起「奉清征倭」的旗幟，大張旗鼓，商議軍情，專心致志地要牽制台灣中部的皇軍，並向南北兩邊飛馳檄文，以便趁虛攻擊。

在此之前，我守備隊曾試圖掃蕩這夥匪徒，但他們據守天險戰鬥，守備隊未能達到目的，下士官以下數名士兵負傷撤退，此後未再進行討伐。於是他們自然滋生輕我之心。加之從台灣逃到廈、福、泉、漳各地的冥頑之徒為了發泄他們不逞之鬱憤，捏造謠言，大力向台灣島內傳播，而且秘密向匪巢運送武器彈藥等，頻繁煽動匪徒蠢動。同年六月十三日入夜，他們大膽闖入斗六街，對離警察署僅一町之遠的魯山軍中小賣部進行襲擊掠奪，開槍數發後撤去，可見其兇焰愈熾。此時，新任雲林支廳長的松村，與憲兵隊長、守備隊長共同謀劃，將潛伏在街內的匪徒同夥二十一名抓捕，根據他們的口供才知道匪首們在大坪頂集會合謀逞兇的事實。

於是守備隊長古市大尉著手掃蕩匪徒。六月十四日，命小隊長中村中尉率兵二十名作為偵察兵，向匪巢大坪頂進發。受命的中村中尉於六月十四日凌晨三時從雲林出發，七時到達大坪頂。這時忽然受到匪徒從左邊山頂的射擊，作為嚮導的土

著人首先被擊斃。中村中尉急令部隊散開應戰，同時命令上等兵宮部率領士兵北尾、長澤二人迂迴到匪徒側背偵察情況。但中村中尉竟被匪徒包圍，經過苦戰惡鬥，大腿受傷，不能進退。此時中尉身旁只有隨從的兩名憲兵和一名傷兵，無法挫折賊勢，中尉自感途窮，遂拔手槍自殺。此時憲兵上等兵宮部等回到這裡，受傷的吉村軍曹也來會合。但他步行十分困難，宮部上等兵只好扶著他且戰且退，夜幕降臨，他們才到達一處竹叢，暫時潛伏其間，第二天十五日黎明，悄悄離開竹叢，潛行到一個村落，在此雇到一頂轎子為上軍曹，下午一點終於回到雲林，向守備隊長佐藤少佐具體報告了詳細情況。在這之後我軍平安歸來的僅有八名。從這時起，以雲林一帶為中心，匪勢甚為猖獗。我軍日夜東征西討，疲於奔命。

## 第二節 憲兵發現匪首紀目頭和林生，憲兵上等兵島田殉難

台中廳下的葫蘆墩街的憲兵駐屯所偵知匪首紀目頭和林生二人在葫蘆墩街率領二十幾名部下逞掠奪暴行。明治二十八（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日，在憲兵一等軍曹岡本乙熊和淺利信雄的指揮下，上等兵河原淺太郎、竹內幸四郎、能瀨保吉、舟窪元次郎等，包圍了匪徒的巢穴，但匪徒們先期知道了憲兵出動的消息，已經全部潛逃，憲兵尾追，在上圳寮莊（現在的豐原郡圳寮）發現了匪首紀目頭，上等兵河原遂將其擊斃，接著又抓獲了林生，並將其帶到葫蘆墩憲兵隊進行審訊，結果罪



狀大白。林生在拘留中病死。

明治二十九（一八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為取回與集集街憲兵隊交換的郵件，埔里社憲兵分隊隊部憲兵上等兵島田榮五郎來到頭社莊（每周二次定期在頭社莊交換）。原定時間已過，未見交通兵前來，於是要騎馬去集集街看看，頭社莊總理認為目前集集街一帶匪徒出沒，比較危險，勸他不要去。該上等兵一方面感謝其好意，同時卻又騎馬去了集集街，結果與十數名匪徒遭遇，立即受到射擊，不得已只好後撤，但匪徒尾追而來，追至濁水溪邊，將其連人帶馬一併擊斃，棄屍於溪流中。

明治二十九（一八九六）年七月九日，一群匪徒攻陷了集集街，乘勢闖入五城堡，窺伺埔里社。守備隊接到急報，派出一個小隊連同憲兵分隊長以下四十名憲兵向埔里社進發偵察。此時，馬夫田原隨著分隊來到水社湖畔，與匪遭遇，因地勢不利，遂即退卻。附近一帶的部落見此情景，即助匪徒，阻斷退路，以致我分隊腹背受敵，戰鬥頗為艱苦，最後只殺開一條血路，來到貓蘭莊，這時一彈飛來，田原馬夫中彈，步行困難，於是上等兵佐藤作太郎將他背起來再往後撤，退卻中又中一彈，遂告犧牲。當時我方戰況十分危急，不得已遺棄其屍體，退卻下來。

## 第三節 土匪包圍南投街，憲兵費盡心血與我軍聯絡

明治二十九（一八九六）年五月上旬起，台中廳管下的南投街方面盛傳土匪即將來襲擊，民心處於不安狀態。南投憲兵隊密切與南投街駐軍山田步兵大尉統率的一個中隊（除傷病員外約有八十人）進行聯絡，一心一意進行警戒。五月十五日，盤踞在斗六地方頗有實力而且常使軍警頭痛的匪首簡宜、柯鐵所部約七百人迂迴包圍了南投街。我憲兵駐屯所暫行關閉，與上述當地駐軍合在一起共同防禦敵人。由於糧食彈藥無法補充，而且電信電話線路已為土匪切斷，與台中守備隊的聯絡完全中斷，陷於一籌莫展的窘境，於是派遣一名憲兵上等兵加上一名步兵上等兵，趁著黑夜，離開南投，向台中部隊求援。但這兩名士兵走到草鞋墩莊附近即被土匪發現並斬殺。於是再派一名憲兵上等兵走幹道，另派一名步兵上等兵走山路，向彰化方面迂迴，共同奔向台中部隊。走幹道的憲兵又被發現殺害，走山路的步兵好不容易到達了台中部隊，完成了他的使命。此時台中街也有匪徒襲擊，雙方交戰，不可能抽出大部隊前來增援，只能派出兩個小隊和山炮兩門增援南投，從彰化方面走山路，七月三日黎明到達南投，從南投街南邊的山嶺向匪徒密集的地方用山炮猛烈轟擊。由於彈著點準確，一時逞兇的匪徒頓時驚惶失措、手忙腳亂，四日拂曉匪徒逐漸退卻，我軍奮起追擊，俘虜匪徒約五十名。被包圍二十天左右的南投，於此解圍。

在這之前，一群匪徒得知我軍糧食彈藥缺乏，於六月三十日逐步向我接近，

並切斷了憲兵駐屯所和駐軍的全部對外聯絡。由於糧食極度缺乏，僅靠宰殺三十頭豬來維持生命。在挖掘水道時偶然發現地下埋藏著幾箱彈藥，試裝在村田式步槍內幸而能夠發射，稍稍緩解了彈藥奇缺的狀態，但增援部隊如果晚到一周，則我軍命運實難逆料。

如上所述，南投一帶匪勢極度猖獗，台中守備隊為了掃蕩匪徒，組織了討伐隊。左翼討伐隊隊長步兵少佐松井率隊於同年七月六日從台中出發，十二日到達南投街。南投憲兵駐屯所所長、憲兵一等軍曹十津川友彥和憲兵上等兵黑田為吉等參加了討伐隊，到達新街莊露營時遭到五十名左右匪徒的襲擊。到了第二天匪勢益為，對我射擊更加猛烈。我軍與之苦戰一日，十四日後續部隊趕到，共同協力將土匪擊退。這一天討伐隊所屬憲兵上等兵黑田為吉奉命向集集街方面進行偵察，偵察中遭遇四五十名匪徒從山腰兩高地對其夾擊，進退維谷，幸而黑田攀援斷崖絕壁，躲過匪徒射擊，巧妙避開敵眼，於次日十五日回到隊部，報告了匪情。

七月二十七日，憲兵一等軍曹井上利太郎和憲兵上等兵黑田為吉二人偵察埔里社附近匪情。偵察中發現林仔城附近的一個獨立家屋內潛伏著一群匪徒。在一個步兵小隊的增援下，逮捕了兩名匪首，其餘匪徒潰逃。

## 第四節 憲兵曹長中垣睦調查番地狀況

苗栗憲兵駐屯所長憲兵曹長中垣睦為了調查番地狀況，於明治二十八（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率領憲兵上等兵飯島勝太郎、廣津一郎、布下小六以及另外三名憲兵各帶糧食、臥具從苗栗出發行程三里，在當天下午一點到達柵隆莊住宿一夜，第二天二十六日早八點從柵隆莊出發，下午三點到達內山獅潭莊公館（大地主的房為）金捷成號，在此投宿，作好第二天二十七進入番地的準備。從柵隆莊到獅潭莊之間約有三里路，但道路險惡，在高山幽谷中迂迴，其間有峻削的峭壁，有令人心驚膽寒的獨木橋，行走極端艱難。

二十七日一早，和事先雇妥的番語翻譯馮阿丁、黃石興及其他民夫一起從公所出發到達和興莊休息。不料有七八個土著人攜帶槍支前來說：日本人進入番地十分危險，我等願意隨同一起前去，以便進行衛護。我軍一方面感謝其好意，同時拒絕與他們同行。但他們仍然甚感擔心。後來考慮如果不請他們同行，又怕翻譯和民夫不肯隨我前往，因此不得已只好答應他們同行，於是一行十七人進人生番地進行各種調查，平安無事返回。

當時軍旅草創之際，對於番地的情況尚不瞭解，特別是日本人進入番地極其危險。中垣曹長一行能夠達到目的，詳細調查番人的生活狀況、風俗習慣，特別是砍頭的原因等等，為以後我方的理番政策的制定帶來了很大好處。

## 第五節 群匪大舉進攻雲林並襲擊鹿港，憲兵和守備隊

### 艱苦奮戰

明治二十九（一八九六）年四五月以來，雲林一帶匪勢愈熾，良民受到的威脅日深。奉命剿匪有第四聯隊第三大隊隊長佐藤常政少佐率領兩個中隊駐守雲林。由於官階較高，少佐就代替了當地守備隊長相市大尉，指揮守備隊。當時雲林的守備部隊有三個中隊及一百名憲兵，還有數十名支廳警察在日夜警戒。同年六月三十日凌晨三時許，匪首簡宜率領匪徒六百餘名突然大舉包圍了雲林。當時佐藤少佐立即命令各隊緊急集合，先令第十中隊扼守市街東端，令第五中隊抵擋南面匪徒，又令第十中隊的一個小隊抵擋海斗崙莊的匪賊，另外責成一個小隊在斗六門進行警戒、第五中隊的一個小隊在大隊部附近警戒，一隊憲兵和警官等在市街背面警戒。天亮以後，匪勢大增，匪軍達到了二千名左右。佐藤少佐一方面請求旅團長派兵增援，同時努力指揮各隊擊退匪軍。但匪勢並未衰減，反而更加接近我方戰線。下午三時匪軍進一步擴大其戰線，很快包圍了我方前面及左右兩翼，並且逐漸繞向我背後。下午五時三十分，匪徒潛入西北方向的竹叢，突然向市街西端襲擊，並放火燒毀民宅。其勢猖獗，宛如潮水一般侵入市街。此時我軍死傷續增。佐藤少佐感到難

以支援，決心命令各隊撤退，採取且戰且退的辦法到雲林支廳集合。但支廳圍牆甚薄，難擋敵人炮火。匪勢如黑雲壓城，少佐進一步決心從雲林撤退。於是把在這之前運到支廳的糧秣子彈等分配給各隊，命令第十中隊一小隊和第八中隊一小隊充當前衛，把憲兵隊、警官和第五中隊作為本隊，把傷員和支廳員編入本隊，以第十中隊二小隊為後衛阻擋敵人追擊，經他里霧，慢慢向大埔林退去。這樣，雲林市街全部陷入匪徒手中。

此時負責守備鹿港的吉弘少佐所部五百名官兵和鹿港憲兵分隊長憲兵中尉占部末太郎指揮的三十名憲兵以及十七名警官，專門在此警戒。從雲林開始，各地發來的警報頻頻到達，呈現匪徒馬上就要襲來之勢。守備隊為了把匪軍擋在市街之外，以第六中隊為前哨，面向北斗、彰化兩方面警戒其街道，把戰鬥員以外的日本人集中在憲兵隊之內，一旦情況危急，就叫他們和守備部隊一起死守駐地。此時，鹿港居民辜顯榮（勳六等）招募了一千人的義勇壯丁，請求作為我軍的別動隊，令所有壯丁都繫上紅色帶子作為標誌。同時，我軍採納了辜顯榮的獻策在街上築起了鹿砦、竹柵之類的副防禦工事。當此鹿港形勢告急、四方匪情日益險惡之際，鑒於兒玉大尉守備的彰化兵員甚少而且形勢最為險惡，吉弘少佐親率辜顯榮招募的義勇壯丁五百人開赴彰化，而令中隊長岩井大尉留守鹿港。

七月八日上午七時五分，北斗街道方面金鼓齊鳴，聲震山巒，海嘯聲響徹山谷，硝煙征塵迷迷濛濛，大約五百名匪徒直向第六中隊前哨襲來。與此同時，鹿港

溪右岸西勢莊出現匪徒約六十名，另有百名匪徒突入彰化街道上的番婆莊附近，向我軍猛烈射擊。我軍迅即應戰。經過一小時餘的激戰，匪徒退出硝煙彈雨之外。同時，鹿港溪右岸的匪徒也被擋住。七時二十分左右，約有三百名匪軍冒著突降的雷雨，渡過鹿港溪下游，從德興街附近突入鹿港市街。七時三十分，又有三百餘名匪徒衝入市街南部放火，並向副防禦工事之鹿砦澆油放火，我軍面臨遭受火攻之勢，其情景之慘烈，彷彿當年楚霸王攻進咸陽一般。

正在此時發生了一件令人驚異的事：帶有紅帶子的一群壯丁拔刀舉槍倒戈相向，引導無數匪徒抵抗我軍。我軍見此情景怒髮衝冠、咬牙切齒與之奮戰。一時槍聲、劍聲混雜、鬼哭狼嚎，聲震街衢，慘狀令人感到盛夏猶寒。而匪方氣勢益猛，到了八點，市街南部的龍山寺竟被匪徒佔領。於是一隊憲兵警察為收復龍山寺發動進攻，火勢益熾，匪勢益為，彈丸如雨，收復並不容易。十點二十五分憲兵警察再接再厲奮進，向龍山寺東南方向接近。岩井大尉親率第二小隊及第一第二小隊之一部包圍了龍山寺，進行猛烈射擊，並向其前門衝鋒。在此期間憲兵隊內的守備兵始終進行掩護射擊。其他部隊仍然和斗六街道的匪徒殊死戰鬥，結果極其頑強的匪徒竟不能支援，慌張狼狽，紛紛丟下武器和屍體，向北及海邊方面潰逃。在此之前逗留彰化的吉弘少佐聽到這個消息，即刻率領海保少尉指揮的下士官以下十三名和六名警官從彰化出發沿著幹道向鹿港進發。鹿港一帶市街上龍紋星旗混雜，遮天蔽日，刀光矛影在硝煙彈雨中閃耀，戰鬥方酣。吉弘少佐見狀，大吼一聲衝入重圍，部下

也隨之衝入，終於到達鹿港。十一時三十五分，一聲衝鋒號角，盡剿市街內的殘餘匪徒，同時追擊各方面的匪徒，其中大部分逃向員林街道嘉義一線以及海岸方面。北斗街道及彰化街道的匪徒向南方退卻。下午四時戰鬥全部結束。據說這一天匪徒原來打算一鼓作氣拿下鹿港市街，匪首簡宜本擬親自帶頭指揮各軍，但因我軍出動收復雲林，他不能出來，於是授計給他當時的幕僚十七大王中最驍勇強悍而且善戰的劉獅和楊勝等，讓他們來攻鹿港。此役我軍出現了岩井大尉、奧中尉、渡邊軍吏補及其他警察、民政廳員等十數名死傷者。匪徒棄下百餘具屍體退卻。

紅帶子壯丁倒戈反抗我軍一事，罪在辜顯榮，一時群情激憤。總督府責成今橋討伐隊長進行調查，結果釋放了辜顯榮。

## 第六節 集集街憲兵隊遭土匪襲擊，全員被殲

明治二十九（一八九六）年一月一日，台灣憲兵隊第十區隊第十分隊憲兵少尉田幡辰次郎奉命在集集堡集集街設立憲兵駐屯所。部下有憲兵曹長久間友太郎、上等兵五名及伍長、陸軍憲兵一等軍曹井澤勘三、上等兵五名的兩支隊伍，分駐在集集街，以集集街媽祖廟為隊部臨時辦事處及職員宿舍，立即開展各項業務。當時，中部一帶匪情日趨不穩，人心日益惶恐不安。同年六月中旬，簡宜、柯鐵、黃貓仙、劉德杓等匪徒在大坪頂據險扼守，嘯集匪徒，逞兇肆虐。於六月二十八日攻陷雲林，



接著又佔據了林圯埔，形勢愈告危急。於是久間曹長告戒部下：如今屯所人員只有十三人，以如此少數兵力抵擋窮兇極惡的多數匪賊，其困難自不待言，唯一的辦法只有協力一致共同進退，竭盡死力，以身殉國，此其時也。這樣，他們毫不懈怠地日夜偵察匪情，嚴密警戒。在此之前，從南投派來的一小隊守備隊從這裡撤走，我軍處於孤立無援之地。一群匪徒於二十九日拂曉突然襲擊我駐屯所。先在廟前的牆後面向我射擊，我憲兵與之奮勇戰鬥數小時。五六百匪徒竟未能輕易佔領我駐屯所。這時匪徒開始豕突狼奔，向我逼近，想要一舉消滅我們，但駐屯所全體人員在廟內愈發奮勇努力防戰。匪徒們憑藉著廟東邊緊接著的一間家屋（德國人經營的一家樟腦商號，名叫東興號），從窗戶向廟內射擊，我方頑強應戰，毫不屈服。他們感到棘手，就攀上了廟宇的房頂，揭下屋瓦向屋內狙擊，隨後又用石油點火向廟內投擲。久間曹長看到廟已不能固守，於是下達一項命令：我方人員中哪怕只有一個人保全性命，也要將此情況儘快報告給長官。說完之後即決定開始向後邊山中撤退。群匪看見我軍後撤，隨即追向溪岸一齊向我射擊。匪徒見我軍犧牲倒下，齊聲吶喊，頓時我軍傷亡殆盡。此時只有上等兵杉永幸事（熊本縣人）肩胛部中兩槍受傷，他好不容易才脫離了虎口，數日間在山野中彷徨，最後被從南投來增援的今橋部隊隊部所救。這樣，杉永上等兵七月三日到達南投，從那裡再到台中向隊長安島少佐報告了一切情況，完成了久間曹長的遺命。

當時戰死者名單如下：